

長尾巴，短尾巴

----- 艾文 -----

一位生活在森林中的隱士，因為他懂得鳥語，所以他常喜歡在林中散步，聽鳥兒們聊天。新年後一天，二隻通體黑冠長尾一胖一瘦的內湖藍鵲正在枝頭上閒話。他聽到這樣一番對白，覺得很有趣，就記了下來：

胖哥： 嗨，瘦子哥，Long time no see。新年恭喜。你好嗎？

瘦哥： 嗨，托福，托福。新年同喜。你也好？

胖哥： 還可以吧。去年冬天沒把我埋在水石流裏，已經是萬幸的了。

瘦哥： 說得也是。今年可能也不會好到那裡去。最近一二年，到處不是地龜翻身就是雨水把房子沖走，也許像我們生活在樹林裏的還比較安全一點。

胖哥： 別高興太早。在澳洲，在美國不是房屋樹林一起燒得光光的。好可怕呀！

瘦哥： 看起來你還真知道不少呢。我問你。你聽說今年要舉辦“叢林英雄大會”嗎？還準備在大會上選拔新盟主呢？

胖哥： 你真是孤陋寡聞。“叢林英雄大會”不是隔幾年就舉辦一次嗎？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。真煩。

瘦哥： 今年的大會可有點不同了。

胖哥： 有什麼不同？說來聽聽。

瘦哥： 第一，今年只准烏幫英雄參加；第二，不比功夫，只比誰的尾巴最長。

胖哥： 這倒是第一次聽到的新鮮怪事。根據你的說法，那你我都可以去參加比賽了，你和我不是都有美麗的長尾巴嗎？不過，我們的都不算最長，去了也是白去。

瘦哥： 就因為這樣。所以你和我都應該去參加比賽。

胖哥： 為什麼？你是不是腦筋有病？我們的尾巴又不是最長，去幹什麼？何況尾巴又有甚麼值得一比的。尾巴長又能代表什麼？神經病！

瘦哥： 對呀。我也是這麼想。烏輩當中尾巴最長的應該是非洲的長尾「寡婦」。可是，羽毛豐滿的哥兒們，卻硬著頭皮說只有他們的尾巴才真正長。別地的哥兒們若說他們的尾巴長，那都是吹牛的，假的。

胖哥： 可是長尾「寡婦」的尾巴確實很長，他們總不能抹殺事實吧？

瘦哥： 對他們來說，是不是事實，都不重要，只有大老們說了才算數。

胖哥： 你簡直胡說八道！這樣的話，那還有什麼好比的，他們乾脆把獎牌掛在自己的脖子上不就得了。我看他們一夥是別有用心。

瘦哥： 你說得對極了。可是，他們這一夥自認為高度文明，文化先進，為了表示公平民主，又不得不裝模作樣的開什麼“大會”，推選出一個尾巴不長的當盟主。老實說，現在這個世界，尾巴長除了外表漂亮，顯得高貴一點外，實在半點用處也沒有，反倒不如尾巴短的比較有價值，可以派

上用場。

瘦哥： 你是什麼意思？

胖哥： 你知道信鴿兄吧，它的尾巴很短，可是他卻成天孜孜不倦，飛來飛去地傳遞信息。所以說，比尾巴長，倒不如比誰最有能耐？最有價值？你說對不對？

瘦哥： 對，對，對。的確，比尾巴長短，毫無意義。假如比美，你我的尾巴都算美，可是總比不過孔雀小姐；假如比拍馬屁，誰也比不過愛學人話，口是心非的鸚鵡兄；假如真正比起能耐和價值來，我們可都比不上老鴿。

胖哥： 話雖如此，我們鳥輩當中，八哥也有他們的能耐。他們會吹牛，會聊天，會無中生有，還會替人算命，把那些迷信的哥兒們搞得昏頭轉向。他們若說命好，會升官發財，婚姻美滿，他們就成了神算八哥；反過來，假如說命途多舛，升官無望，神算八哥就變成了烏鴉嘴。喂，瘦哥，你是不是烏鴉嘴？

瘦哥： 胡說八道，你才是烏鴉嘴！剛剛過了年，你可不可以講點好聽的話？老實說，八哥們所說的，確實也沒有一句是真話，可是一些腦袋進了水的哥兒們，就是愛聽。談到貢獻和價值，不是吹牛，誰也比不上你和我，我們嘹亮的歌聲，有如天籟，翩翩舞姿，可以媲美天邊的雲彩，可以讓哥兒們陶醉快樂一輩子，哈哈。

胖哥： 你說我是烏鴉嘴，可是我講的都是真心話呀。所謂良藥苦口，真話往往

不中聽。嗨，我問你，你知不知道人族中有一位名叫胡適什麼的，他曾經寫過一首小詩，大大恭維了烏鴉一番。讓我背給你聽，好不好？

瘦哥： 人間真有此人此詩？我倒想聽聽。

胖哥： 那好，且請洗耳恭聽：

—

我大清早起，

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。

人家討厭我，說我不吉利：-----

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！

二

天寒風緊，無枝可棲。

我整日里飛去飛回，整日里又寒又饑。

我不能帶著鞘兒，嗡嗡央央的替人家飛；

也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，賺一把黃小米！

瘦哥： 嗯，這位老兄倒挺有骨氣的，他既不願做嗡嗡鶻，也不願做一位成天無

所事事，被人關養在籠子裏的金絲雀。他卻寧願做一隻奔波勞碌自由飛

翔的老烏鴉。有骨氣，真難得！

胖哥： 的確，像這樣不仰人鼻息，不願為五斗米折腰的傢伙。不僅在人族中少見，就在我們鳥幫中也不太多。瘦哥，你說對吧？

瘦哥： 對，對，對。好了，沒時間再聊了。我還要趕去參加一場別緻的新年茶話會，也許在那兒我會碰到一群自以為尾巴特長的無骨之輩呢。So long，胖子哥。

胖哥： 拜拜，瘦哥。

---完---